*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поэзия*

*Перевод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Ма Чжиюань (马致远1251-1321 гг.). Династия Юань**

**水仙子. 春风骄马五陵儿**

春风骄马五陵儿，暖日西湖三月时，管弦触水莺花市。

不知音不到此，宜歌宜酒宜诗。

山过雨颦眉黛，柳拖烟堆鬓丝，可喜杀睡足的西施！

*Класiчная паэзiя*

*Пераклад на беларускую мову*

**Сюэ Сюань (薛瑄 1389-1464 гг.). Дынастыя Мин**

**樵云野老**

白头已与世相违，笑指生涯在翠微。伐木忽看云满斧，束薪不觉露沾衣。

息肩频向青林歇，荷月长从绿野归。一曲浩歌天地阔，远山回首晚霞飞。

*Сучасная паэзiя*

*Пераклад на беларускую мову*

**Фу Т’еньлiнь (傅天琳, 1946-2021 гг.)**

**童话在森林等着我**

|  |  |
| --- | --- |
| 五点钟朝霞就在山顶嘎嘎起舞阳光拂过你皎洁的前额黎明静静融化道路蜿蜒山色蓬勃而斑斓 我敞开衣襟迎接这个盛大的节日童话在森林等着我我要把树叶和红浆果佩戴在胸前 看那些柞树，椴树，枫树，桦树踮起直直的长腿金叶漫卷 我相信一定有七颗星宿下凡坠落在枝头在大树的腰上露珠一样闪动  | 最亮的一颗在峰顶那丛最旺盛的景象里而我上不去，就让我一个人站在山间，多绿一会儿吧 正午光的瀑布垂直泻下在厚厚的树叶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接着，落在发蓝的石头上留下发蓝的影子 接着秋天把溪水也弄红了灵韵流动的水我真想像拎小手绢一样拎起一片溪水带回城市而我不能去搅动它 我做不了乔木就作一株灌木做灌木不行，就做一堆枯叶在七星砬子，做一头虫子也很好我就可以气定神闲地在一片阔叶里放下我的睡眠 |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оэзия*

*Перевод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Люша Хэ (流沙河, 1931-2019 гг.)**

**夜捕赠女友洁**

|  |  |
| --- | --- |
| 回忆走过的路 使我暗自惊心 为什么要这样曲曲弯弯 弯弯曲曲 浪费着生命 如果走成一条直线 岂不节省许多光阴  | 现在我才明白 原来步步都在向你靠近 要不这样弯曲地走 我们将会永远陌生 迟速一秒就不再相逢 恰如两颗交轨的行星  |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роза.*

*Перевод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Пан Юйлян (庞余亮, 1967 г.р.)**

**榆树脾气**

我一直没有说——不是我不敢说，而是我说了怕你们 耻笑，我是榆树村的孩子。这是我虚伪的开始，当我醒悟，我心中好像落了遍地的榆叶。这是春天啊，落了叶的榆树是患了一场大病，头发都掉了。

还记得榆钱儿吗？一枚一枚榆钱儿像榆树的一片片羽毛似的，一棵想飞的榆树就长在我家的天井里，我的小名就叫榆钱儿，我是榆树最小的孩子，总喜欢和榆树说着悄悄话，或者就爬上榆树的脖子，看远方那看不尽的平原、看不尽的苦难与幸福……

但是谁，谁砍走了那棵榆树？

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我吮吸着母亲干瘪的乳房，仍然大哭不止。父亲已经捋了榆钱儿、榆叶，还剥下榆皮煮熟了，白生生的榆身就露了出来，像是你身上的骨头——我渐渐地不哭了，抽泣着，吮吸着你身上渗出的榆树汁。清凉的芳香的榆树汁，我的生命之乳啊。直至多少年后，我流的汗都有榆树的清香，榆树型的生命是与大地有关、永不能背弃的。

但多么令人羞愧，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汗水就失去了榆树汁的香味，慢慢地有了烟味、酒味、金钱的臭味……常常想回首看一看村中长得最高的榆树，那榆树之顶的一只喜鹊窝，但我看不见，戴上八百度厚如瓶底的镜片也看不见。

是谁，伐走了我的榆树？

我一直在怀念着冬天，冬天的榆树笨拙而勇敢地在天空中抓着什么——我常想，赤裸的榆树影多像是一个灵魂不屈的骨骼。

正是在这个冬天里，父亲花了一天的工夫搭成了一座榆木桥，母亲花了一夜工夫用榆树皮做成了榆木香，哥哥用力劈着老榆根，我把榆树根掺在灶火中烧，火苗噼啪作响——锅中的水已经沸了……

怀念啊，多榆树的老家啊，老母亲总是听见喜鹊的叫声，想儿女们快要回来了吧。从榆树村出发的孩子，走过了榆树桥，沿着母亲点燃的榆木香和祝福走着，再也不回来了。是谁，砍掉了那棵榆树？

那些失去了家的喜鹊还在一阵又一阵地盘旋、鸣叫，直叫得我心痛。那系在榆树上的老牛呢，它如今已被卖给了那个胖胖的屠夫了。还有榆树村，这丑陋的朴素的榆树村，如今也变了，变得让人不敢认了。榆树村，居然没有一棵榆树了？

这不是虚构，这是的的确确的，我们已经把榆树忘了，就像忘记了在乡下固执己见的老父亲，他教会了我们真诚、朴素、自足、勤劳，而我们却都鄙视他的沉默。

“……出门在外，榆树村的孩子，你的榆树脾气改了没有？”

这一问，我一下子明白了，我只是一枚被风和命运吹落在大地上的榆钱儿。

*Сучасная проза.*

*Пераклад на беларускую мову*

**Ван Хуэйжэнь (汪惠仁, 1970 г.н.)**

**八十年代野中记忆**

*野中，是安徽潜山野寨中学的简称。从野寨中学出来的孩子，习惯这么称呼自己的母校。今年是野中建校八十周年——八十年前，因纪念抗日阵亡将士而建。野中的深厚，我虽有些微体会，却无力道出。我在天津生活了三十多年，关于潜山老家，始终没有忘掉的，其中大部分都是和野中有关。面临潜川，背依天柱，近旁是三祖寺，这就是野中之所在。当年我家住在野中，我的整个八十年代都在野中度过，我记下几个片段，献给八十年代，也献给野中。*

**电视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随父母迁居到白水湾的潜山五七大学——实际上就是个师范学校，我开始知道世上还有电视机这种奇妙的东西。虽然只是黑白电视，每到周末的下午，从专门保管电视的老师把电视机柜子抬出来的那一刻开始，师生们的脸上便洋溢着幸福的表情。白水湾，群山环绕，远离城市，微波信号很弱，多数的情况是，夜晚的空地上，几百个人兴致盎然地在看电视显示屏上的麻点（有时是方向随机的织布纹样），麻点依稀能组合成人的形态的时候，观众当中便爆发出巨大的欢愉声，直到有人判断节目播放完毕，人群才散去。

五七大学的幸福时光很快就结束了，我父亲又接到了工作调令，他告诉我们，暑假结束前，我们就要搬家了，要搬到野寨中学。我的情绪是低落的，我喜欢那个闪烁着麻点、让我们猜测节目是否结束的电视机。我怀疑野寨中学没有这么高级的设备。

完全出乎我的预料，1980年，野寨中学居然有两台电视机，其中还有一台是彩色电视机，而且是二十四英寸大的。声音是清晰的，图像多数情况下是稳定的，即便出现了帧图翻滚的局面，我们也都是情绪稳定的，因为我们有张有林老师，他是我们心目中信号调试大师。他通常轻咳两声，在电视机的右上角打开一个盒子，飞快完成技术动作，当时也有凑上来偷师调试奥秘的，那人刚凑近，张老师便啪的一声已经关上了盒子，信号神奇地回到正常状态。于是，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信息，我不再像在白水湾那样在显示屏的麻点里去猜了，我看见了审判“四人帮”，看见了女排，看见了世界杯，看见了山口百惠。到《射雕英雄传》《霍元甲》的时候，学校里的老师家基本上都买了电视，学校的电视就没人再看了。